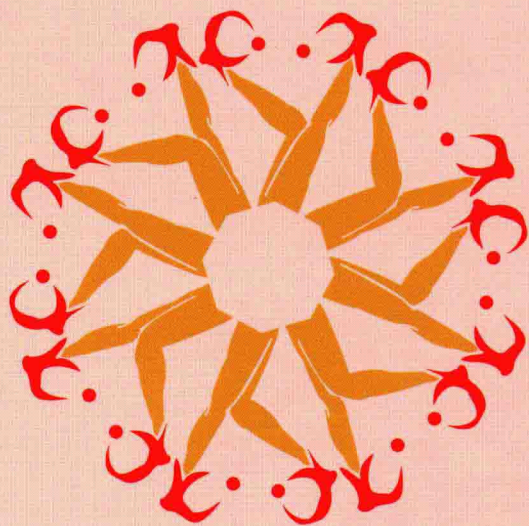


Look at
the
Harlequins!

看，那些小丑！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吴其尧 译

看，那些小丑！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吴其尧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那些小丑! / (美) 纳博科夫 (Nabokv, V.) 著;

吴其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3

(纳博科夫作品系列)

书名原文: Look at the Harlequins!

ISBN 978-7-5327-7097-7

I. ①看… II. ①纳…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8823号

Vladimir Nabokov

LOOK AT THE HARLEQUINS!

Copyright © 1974 by Article 3c Trust under the Will of Vladimir Nabokov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图字: 09-2007-052号

看,那些小丑!
Look at the Harlequins!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吴其尧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装帧设计 储 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30,000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097-7/I · 4298

定价: 3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35

第一部分

我相继有过三四个妻子，其中第一个，遇见她时的情形多少有些怪异，那过程仿佛一场拙劣的阴谋，细节如此荒谬，而主谋不仅对其真实目的茫然无知，还硬要采取明摆着不可能成功的愚蠢行动。正是由于这些错误，他不经意间织就一张网，又由于我本人造成的一系列失误，我最终深陷网中，听凭命运的摆布，而这正是这场阴谋的唯一目的。

那是我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年（一九二二年），春季学期中常有人向我“这个俄国人”咨询果戈理《钦差大臣》里演员化妆的细节问题，这部戏的英语版将由萤火虫剧团上演，团长艾弗·布莱克是一名出色的业余演员。他和我在三一学院受教于同一位导师，他反反复复模仿那老头儿装腔作势的样子——当我们在皮特俱乐部吃中饭的时候，他这表演一刻不曾停止，实在令我心烦意乱。关于正经事的讨论则更是无聊。艾弗·布莱克想让果戈理剧中的市长大人穿睡袍出场，因为：“难道该剧不就是那个老流氓的一场噩梦吗？难道俄文剧名 *Revizor* 不正是从法文词 *reve*——‘梦’衍变来的吗？”我答道，我认为这是个馊主意。

也许他们彩排过，但肯定没叫我去。事实上，如今我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戏最后有没有登台。

此后不久，我再次遇到艾弗·布莱克——是在某次聚会上，他还邀请我和其他五个人去蓝色海岸的别墅避暑，据他说那别墅是刚从一位老姑妈那儿继承来的。他当时喝得烂醉如泥，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即将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当我提起那个热情洋溢的邀请，他大吃一惊，而不巧的是，那会儿只有我一个人接受了邀请。我们俩都是遭人嫌弃的孤儿，我说，我们应该团结。

一场疾病迫使我在英国多待了一个月，直到七月初我才给艾弗·布莱克寄了张明信片，客气地告诉他我将在下周抵达戛纳或尼斯。实际上我肯定提到抵达时间极有可能是周六下午。

从车站打电话显然是徒劳：电话一直占线，而我这种人也不可能耐心等待在一个地方作无谓的苦思冥想。但我的整个下午全给毁了，下午是我一天中最宝贵的时段。我刚踏上这次长途旅行时，曾自欺欺人地认为我精神不错；可这时我感觉糟透了。这样的季节，天气居然会阴暗潮湿。那些棕榈树，只有海市蜃楼中的看上去才对劲。不知什么原因，根本找不到出租车，简直像一场噩梦。最后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辆臭气熏天的蓝色小巴士。这怪物沿着蜿蜒的公路，转了不知多少个弯道，停了不知多少个招呼站，终于将我送达目的地，前前后后共用了二十分钟——这时间足够我从海滨抄近路步行到这里了，这条近路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丛灌木，我很快就会铭记在心，就在这个神奇的夏天。而眼下这段痛苦的旅程绝无神奇可言！我之所以答应来这里，是希望能在“智慧的泪水”（贝内特？巴比利恩？）中治愈神经衰弱，避免精神错乱。我脑袋的左侧如今是一条痛苦的保龄球道。而右侧，一

个婴儿正从前排座位上的母亲的肩头，向我射来两道空洞的目光。我旁边坐着个一袭黑衣、满脸赘肉的女人。车子在绿盈盈的大海和灰扑扑的石墙间摇晃，我强忍着终于没让自己吐出来。最后我们终于抵达卡纳封村（斑驳的法国梧桐、别致的茅舍、一所邮局、一座教堂），我的全部感觉都汇聚成一个金色的形象——皮箱里的那瓶威士忌，我准备带给艾弗的，发誓趁他没有发现就非要尝它一口。我向司机打听，但他置之不理，倒是在我前面下车的一位小个子牧师——他模样酷似乌龟，生就一双巨足——也不看我一眼，就指指一条横马路。艾丽斯别墅，他说，走三分钟就到。正当我拖起两个旅行包朝那条马路走去，不期而至的阳光突然照亮了前方的角落，而我那位假定的主人出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我依然记得——虽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时脑海里闪过一丝疑惑，不知我是否带对了衣服。只见他穿着高尔夫灯笼裤和布洛克鞋，却偏偏没穿袜子，露出一截粉红色的小腿，看着真叫人难受。他正准备去，或者说，假装正准备去邮局给我发电报，建议将这次旅行推迟至八月份，到那时他手上一份在戛尼斯的工作将不再会威胁到我们的狂欢聚会了。而且，他希望塞巴斯蒂安——鬼知道是谁——也许还会来参加葡萄节或欧薄荷节。他咕哝着，从我手里接过那个小一些的旅行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品、药品以及一部即将完成的十四行诗集（最后交由巴黎的一家俄文流亡者杂志发表）。接着当我放下皮箱装烟斗的时候，他又伸手过来抓皮箱。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记录这些细枝末节，我想是因为它们无意中预示着一桩重大事件。艾弗打破沉默，皱起眉头告诉我说他非常欢迎我来做客，但有一件事他在剑桥的时候就应该警告我。也许用不了一个星期，我就会因为某件伤心事而烦不胜烦。格伦特小姐——他以前的家庭教师，一个

铁石心肠的聪明人——喜欢喋喋不休地说起他的小妹妹永远不会违反“孩子不准出声”的规矩，确实也永远不会听见这条规矩向任何人提及。那所谓伤心事就是他的妹妹——算了，也许，还是等我们和那些行李都好歹安顿下了，他再解释妹妹的事吧。

“你童年是怎么样，麦克纳博？”（艾弗非要这样叫我，因为他觉得我看上去很像某个形容憔悴但还算英俊的演员，此人在生命最后几年或者至少是出名的最后几年一直用那个名字。）

极为残酷，难以忍受。这世上应该有一部自然或介乎自然间的法律来反对如此不人道的人生开端。若不是我的病态恐惧在十岁前后被更抽象、更陈腐的焦虑（诸如无限、永恒、身份等等问题）所取代，也许我早在找到节律之前就失去了理智。那不是因为什么小黑屋、单翼落难天使或者没有尽头的走廊，也和地上脏水坑里的梦魇魔镜无关——绝不是那种所谓卧室的恐怖，却更为可怕，那纯粹是某种不为人知的残忍，联系着其他生存状态，那些状态既不属于“过去”也非属于“未来”，对于凡人来说是绝对地无边无界。这样一种痛苦的联系，直到几十年之后我才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不要过早考虑”，就像死刑犯拒绝那块肮脏的蒙眼布时所说。

青春期的快乐令我暂时解脱。我逃过了自寻烦恼的阶段。感谢我那甜蜜的初恋，果园里的小女孩，种种探险的游戏——她分开五指，指尖缀着惊喜的珍珠。在我叔祖的私人剧院，家庭教师让我和他分享

舞台上的纯情少女。两个淫荡少妇用蕾丝睡衣和女妖洛勒赖^①的假发套把我打扮起来，让我睡在她俩中间，如同黄色小说里所写的“羞赧的小侄子”，而她们的丈夫刚打了野猪回来，正在隔壁房间里鼾声如雷。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常去各地的亲戚家过暑假，灰蒙蒙的夏日天空，古老俄罗斯的深宅大院，我领略着数世纪前的盥洗室和闺房，领略着温柔的女仆和时髦的调情。总之，如果说我的幼年岁月有可能为某位幼儿心理学家提供什么学术论文素材，而使其树立一世英名，那么我的少年时代则将会、也确实为某位步入暮年的小说家献上大量色情段落，它们像烂李子、坏梨子一般遍布其所有作品。说真的，眼前这本回忆录的大部分价值在于它是一份分类目录，涵盖了我的俄文小说，尤其是英文小说里众多人物形象的家谱、血统以及有趣的出身情况。

我难得见到我父母。他们离婚、再婚、再离婚的速度快得惊人，假如我的命运监护人稍不留神，也许我已经被拍卖给了一对瑞典裔或苏格兰裔的陌生夫妇，看看他们那饥饿的眼神、悲哀的眼袋。一位不同寻常的姑婆，布雷多男爵夫人，天生的托尔斯泰，完全取代了更近的血亲。我当时不过七八岁，胸中却藏匿着不可救药的疯子的所有秘密，甚至在她（已属很不正常）看来，我都是萎靡懒惰的；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以极其出格的方式沉溺于白日梦中。

“振作些！”她喝道，“看那些小丑！”

“什么小丑？在哪儿？”

“噢，到处都是。就你身边。草木是小丑，文字是小丑。场景、数字都是小丑。把两件东西放在一起——玩笑、形象——就有了一个

① Lorelei, 德国神话中的女妖，相传出现在莱茵河岸岩石上，以优美的歌声诱惑船夫，使船只触礁沉没。

三料小丑。来吧！玩吧！虚构世界！虚构现实！”

我真这样做了。天哪，我真就这样做了。为了纪念最初的那些白日梦，我虚构了这位姑婆，而现如今，她正沿着记忆前廊的大理石台阶，颤颤巍巍地走来，侧着身子，侧着身子，可怜的跛脚夫人，用那黑色手杖的橡皮顶端触着每一级台阶的边缘。

[当她喊出“look at the harlequins”（看那些小丑）的时候，仿佛一行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诗句从她那含混的唇齿间飞出，听上去像是由“lookaty”（看那些）——谐音“lickety”（极快的）——温文尔雅地引出“harlequins”（小丑），后者携着一股欢快的气氛到来，重音落在“har”上，充满激荡人心的忠告语气，随后滴落下金币般的音节。]

我十八岁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我承认，这里使用不规则动词只是出于叙述节奏的需要^①。童年时折磨我的精神错乱复发，因此这年冬天以及第二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得不在皇村的皇家疗养院里度过。一九一八年七月，我住在远房亲戚波兰地主姆斯季斯拉夫·恰尔涅茨基（一八八〇年至约一九一九年）的宅邸，发现自己慢慢康复了。秋天的一个夜晚，可怜的姆斯季斯拉夫的小情妇告诉我一条小路，这条童话般的小路蜿蜒穿过一大片密林，在约翰三世（索别斯基）^②统治时期，最后一头欧洲野牛就是在这片林子里死于第一代恰尔涅茨基的矛下。我踏上了这条小路，肩上背着小包，年轻的心里怀着自责和焦虑的恐惧——又何必隐瞒呢。在俄罗斯黑暗历史的最黑暗时刻抛下亲戚出走，我这样做对吗？我可知道如何在陌生国

① 这里不规则动词指原文中的“struck”（爆发）。

② John III (Sobieski) (1629—1696)，波兰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缔约，击败土耳其人，解维也纳之围。

度独自生存？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姆斯季斯拉夫的父亲主持，他是一位受人尊敬但道德堕落的数学家）审核了一所合格学校的所有课程，颁给了我毕业证书，尽管我从未踏进过这个学校一步，但是单凭这张证书而没有参加可怕的入学考试，我能被剑桥大学录取吗？我跋涉了整整一个晚上，穿越月光布下的迷宫，想象着已灭绝的动物在林间窸窣徘徊。终于朝霞染红了我手中的旧地图。我觉得自己已经跨过了边界线，突然眼前冒出一个没戴帽子、长了张蒙古人面孔的红军士兵，他正在林中小径旁摘越橘。他从树枝上取下帽子，盘问我道：“小家伙（yablochko），你这是去（kotishsya）哪儿？让我看看你的证件（Pokazyvay-ka dokumentiki）。”

我摸索着口袋，掏出了要找的东西；他猛地扑来，被我一枪打死；他扑面倒地，就好像在阅兵场上突然中暑，倒在了国王脚下。每一棵树都别过脸去，我赶紧逃走，手上还紧握达格马拉给我的那把可爱的左轮手枪。直到半小时之后，当我最终到达森林另一端，进入一个多少有些传统的共和国时，我的小腿才停止了颤抖。

我在一些早忘记名字的德国和荷兰小镇游荡了一阵，最后跋山涉水进入英国。伦敦的伦勃朗旅舍就是我下一个落脚地。我藏在羊皮口袋里的两三颗小钻石比冰雹融化得更快。正当本书作者——当时还是一个自我流放的青年（摘自一则旧日记）——濒临一贫如洗之境，竟意外找到了一位赞助人，斯塔罗夫伯爵，这位庄重迂腐的共济会会员曾在广阔的国际交往舞台为多处俄罗斯驻外大使馆增添荣耀，一九一三年起便定居伦敦。他说起母语来字斟句酌，但也不排斥华丽随意的表达。不管怎么说他毫无幽默感。有个马耳他小伙子伺候他（我讨厌喝茶又不敢开口要白兰地）。尼基弗尔·尼科季莫维奇——

他的教名和姓氏念起来像绕口令，据说他多年来一直仰慕我那位美貌而古怪的母亲。关于母亲的情况我主要是从一部满是陈词滥调的匿名回忆录中得知的。也许澎湃的激情是最方便的伪装，但另一方面，他对她那绅士般的忠诚足以解释他为什么要为我支付在英国的学费，并且在他一九二七年去世以后留给我一小笔津贴（布尔什维克革命毁了我们家族，同样也毁了他）。然而，我必须承认，当我看见他那临死时的双眼猛然射出光芒时，不由得非常不安，他的脸庞苍白而威严，是俄罗斯作家常常形容的“被仔细刮过（tshchatel'no vybritoe）”，那无疑是因为根据读者们（早就死了）的假想，父辈胡须的灵魂必须得到安葬。我尽量记录下这些质疑的片断，为的是探寻那位贵妇人的音容笑貌，他曾经握着她的手护送她登上折篷马车，等她坐稳并打开阳伞之后，才重重地挪进轻快的马车；但与此同时我又不禁要怀疑，我们这位大公是否果真摆脱了流行于当时所谓外交界高层的反常行为。尼·尼坐在安乐椅上，就像某部长篇小说中所写，一只肥胖的手搁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戴着图章戒指，碰了碰面前土耳其式桌子上一个鼻烟盒似的东西，其实那里面装着几颗止咳药球或者止咳露，淡紫色的、绿色的，还有，我想，珊瑚色的。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根据我后来得知的一些情况，对于他本人的任何猜测都是完全错误的，除了他对我以及另一个年轻人——此人的母亲是圣彼得堡一个声名狼藉的交际花，不喜欢折篷马车而喜欢电动马车——那种父亲般的关爱；不过那些药球却是确实无疑的。

回头说说卡纳封村，说说我的行李，以及拖着行李的艾弗·布莱克，他满脸痛苦，嘴里嘟囔着某个小角色的滑稽词儿。

太阳夺回了所有的控制力，这时候我们进入一个花园，一堵石墙和一排柏树将花园和道路隔开。一个碧绿的小池被具有象征意味的蝴蝶花所环绕，一座青蛙铜像占据着小池中央。枝叶虬曲的栎树下铺着一条石子小道，连接起两棵橘子树。草坪一端的一棵桉树用那条条缕缕的浓荫笼罩着树下的贵妃榻。这些完完整整的回忆并非为了炫耀，而只是一种重现美好过去的尝试，依靠的是几张安放在旧糖果盒里的陈年快照，盒盖上雕刻着百合花形纹章^①。

“拖着两吨重的石头，”（用艾弗·布莱克的话说）爬上前门的三步台阶，可惜毫无用处：他忘了带备用钥匙，而星期六下午是不会有用人来应门的，之前他已经说过，无法用正常方式找到他妹妹，尽管她就在房子里的某个角落，十有八九她正在卧室里哭泣，每逢有客人来她都会如此，尤其是当客人来度周末，一直要住到星期二。于是我们绕到房子后面，穿过仙人球丛的时候，我胳膊上的雨衣被钩住了。我突然听到一种可怕的声音，仿佛野人的咆哮，便不由朝艾弗瞥了一眼，但

这个狗杂种只不过咧嘴笑了笑。

原来是一只靛青色的大金刚鹦鹉，腆着柠檬黄色的胸脯，面颊上嵌着白色条纹，躲在昏暗的后阳台里时不时嘎嘎叫着。艾弗叫它玛塔·哈里^②，部分原因是它的口音，但主要是因为它的政治背景。他已故的姑妈温伯格夫人在一九一四年或一九一五年间——当时她已经有点老糊涂了——很喜欢这只不幸的老鹦鹉，据说它是被一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抛弃的，那家伙戴着单片眼镜，脸上有条伤疤。它会说“喂”、“奥托”、“爸爸”，会的不算多，总使人联想到那是一个忧患重重的小家庭，流落在气候炎热的遥远异国。有时候我工作到深夜，思想的间谍不再传递情报，我就会感觉某个运动中的错字就像是一块淡而无味的饼干，被紧紧捏在鹦鹉那反应迟钝的爪子里。

我不记得是否在晚饭前就见到了艾丽斯（也许当我从盥洗室跑回来，犹疑不定地穿过楼梯口去我那间克己修行的房间时，瞥见她正背对着我站在楼梯边一扇污渍斑斑的窗前）。艾弗特地告诉过我，她是聋哑人而且很害羞，因此到现在都已经二十一岁了，还是没有学会读男人的唇语。这听上去很奇怪。我一直认为这种病症会将人幽闭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贝壳中，那贝壳透明牢固，如同打不碎的玻璃杯，里面不存在什么羞耻或虚假。兄妹俩以手语交谈，使用一套他们从小发明的字母，这套字母曾经过多次修改，现在运用的是些复杂可笑的手势，有点像哑剧里模仿各种物品的特征，而不是用象征。我创造了几个古怪动作来加入他们的交流，但艾弗严厉地要求我别装傻，因为她太过

① fleur-de-lis，法国王室的标志。

② Mata Hari（1876—1917），荷兰舞女，名妓，因被控充当德国间谍在巴黎被捕后处死，现多用于泛指以美貌勾引男子、刺探军事秘密的女间谍。

敏感。那整个场景（还有一个神情抑郁的老女仆，戛尼斯人，在一边乒乒乓乓地收拾碟子）完全属于另一种生活、另一本书，属于一个恍惚具有乱伦色彩的游戏世界，我未曾有意虚构的世界。

兄妹俩虽然矮小，但匀称优雅，两个年轻人都脱不了家族的外貌特征，不过艾弗相貌平平，淡茶色的头发，脸颊上几点雀斑，而她却是个美人，肤色黝黑，乌发齐耳，双眼清澈如蜜。我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的什么，但我记得她裸露着纤细的双臂，每当她凭空勾勒着棕榈丛或水母出没的岛屿轮廓，我便分明觉得感官的刺激，而她哥哥却以愚不可及的旁白为我翻译她的手势。晚饭后我找到了报复的机会，艾弗去拿我的威士忌。在神圣的暮色中，我和艾丽斯站在阳台上。我点燃烟斗，艾丽斯臀部轻抵栏杆，用美人鱼起伏游动的手势——大约是模仿波浪——指点着沉沉群山间一道闪闪烁烁的海边渔火。突然身后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她猛一转身——却立刻令人叹服地意识到了，沉着地收住急奔的动作而转成漫不经心的舞步。与此同时，艾弗已经滑过拼花地板抢到电话机前，得知了尼娜·莱切尔夫或者其他哪位邻居的需要。后来，当我和艾丽斯非常亲密了，我们还常常回忆当时那出人意料的情景，艾弗带来美酒，庆贺她神奇般的康复，而她竟当着他的面把细细的手指按在我手上：我正紧握栏杆站在那儿，故意做出憎恨的夸张表情，但是，可怜的傻瓜，却来不及用一个欧式吻手礼来接受她的道歉。